听吴小如讲杜甫

肖复兴

在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的日子里，读吴小如先生的新著《吴小如讲杜诗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九月版），快意、惬意，且会意。

关于杜甫的诗，我只读过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和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。与之相比，吴小如先生的新著，比仇著要简约爽朗，比浦著要翔实厚重，更重要的，是带给我们对杜甫解读新的见解和路径。全书一共十五讲，每讲精心挑选几首，却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勾勒出杜甫的一生以及杜甫所处的动荡年代，是以诗带史，以诗穿心。

小如先生讲杜甫时最讲究的方法之一，是“对读”。大概如小如先生所说：“现在我们讲诗歌缺乏比较。”他便格外着重于这一点。“对读”，就是比较。在这本书中，“对读”的方法，不止一种，风姿绰约，我最感新鲜且收获颇丰。

以杜诗“对读”杜诗，是小如先生运用最多的方法，见其治学的精到和别出机杼。《登岳阳楼》对照《江汉》；《醉时歌》对照《饮中八仙歌》；《秋兴》中“同学少年对不见，五陵衣马自轻肥”，对照《狂夫》中的“厚禄故人书断绝”；《房兵曹胡马》对照《画鹰》，真马如画写其神，画鹰鲜活写其真；《登高》对照《白帝》，“前半截写景，气势很壮，但后面写得很惨”，在讲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，离乡万里——又赶上秋天——多年在外漂泊，这样三层倒霉的意思时，又带出《宿府》，指出“永夜——角声——悲自语，中天——夜色——好谁看”，也是三层意思层次递进……

最精彩的是将《丹青引》、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和《江南逢李龟年》三首一起对读。一位画家，一位舞蹈家，一位音乐家，都是昔年身怀绝技，都是如今和杜甫一样沦落天涯，三人的遭际命运，和杜甫互为镜像，写不尽的沧桑之感，在这样的对读之中，诗与人一并立体感强烈，分外令人感喟。

以杜诗“对读”他者，也是小如先生爱用的方法，见其学问的广泛和触类旁通。“美人为黄土，况乃粉黛假”（《玉华宫》），对照辛弃疾“君不见，玉环飞燕皆尘土”，指出辛词是化杜诗而来；“茂树行相引，连山忽望开”（《喜行达所在》），对照孟浩然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，指出孟是从城里到乡村，视野开阔，心情开朗，杜是从长安走小路跋涉之后快到目的地才眼界大开，走路艰难；“花重锦官城”（《春夜喜雨》）的“重”，对照白居易“鸳鸯瓦冷霜华重”和陆游“雨余山翠重”的“重”，指出此处的“花重”是花开得繁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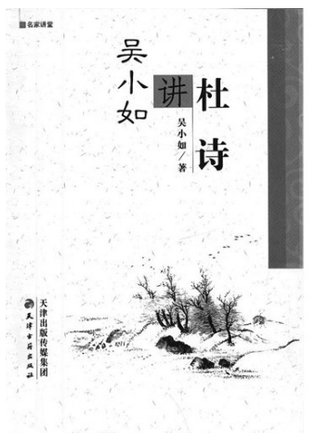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讲到陶诗闲适风格时，将杜甫与王孟韦柳相比照，说王维是“阔人的闲适”，孟浩然是“老有点儿浮躁的成分”，韦应物和柳宗元与陶诗也有距离，“反而是杜甫入川以后、刚到成都写的几首诗，倒和陶渊明的感觉特别接近”，因为杜陶二人都是生活贫困，又豁达乐观；都有忧患意识，并不纯粹闲适；都有真感情；分析得丝丝入扣，令人信服，而且将一贯认为杜诗沉郁的风格拓宽，进行多样化的展示。

以杜诗“对读”京戏，是书中涉笔成趣最有意思的部分。由于小如先生酷爱京戏，所以常常可以在讲解杜诗时手到擒来，顺便讲起京戏，挂角一将，作一番生动的比附和相互映照。比如，讲杜诗沉郁顿挫风格时，小如先生讲起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，说“程腔是有顿挫，但无棱角，如果顿挫出现了棱角，说明演唱底气不足”。然后指出顿挫是“一层深似一层，但不要让人看出斧凿的痕迹，不要让人觉得你拐直弯儿”。接着进一步指出沉郁和顿挫的关系，沉郁是指内容，顿挫是指表现，只见棱角，没有发自内心的东西是不行的，“把灵魂深处的东西都表达出了，这就叫‘沉郁’”。再比如，讲《赠卫八处士》最结尾两句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，小如先生讲起程砚秋演出的京戏《红拂传》最后一句唱“此一去再相逢不知何年”时说：“剧情是一个饮酒的欢娱场面，舞剑助兴，舞完了，就是这一句，红拂内心的话说出来了。这不就是杜诗的‘世事两茫茫’吗？”“这两句的思想感情，与程砚秋的戏的最后一句一样，越琢磨越深。”如此别开生面的讲解，让纸上文字风生水起，和舞台表演一样赋予了形象和声音一般，是任何人讲杜诗都未曾见过的景观。

当然，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，比如，细微之处的深入浅出和真知灼见，还有幽默，都是格外难得的。讲《月夜》“何日依虚幌，双照泪痕干”，小如先生讲：“什么时候，回到家，拉上窗帘，我们夫妻团聚，‘妻孥怪我在，惊定还拭泪’，难免要悲伤，在月下，我们都哭了，哭着哭着，又转悲为喜，所以是‘双照泪痕干’，这五个字里蕴涵了多少意思！”讲得真的是平易又情感蕴藉。讲《蜀相》头两句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”，仇注认为是自问自答，小如先生指出是诸葛亮在杜甫心目中位置崇高，杜甫一到成都就迫切去参谒武侯祠，“可绝不是普通的打听道儿怎么走，那就不是诗了”，讲得新鲜别致又切实熨帖。讲《赠卫八处士》“共此灯烛光”一句，小如先生说：“我们在一盏灯烛光下见面了，很有味道，要是‘共此太阳光’就没意思了。”讲得令人忍俊不禁。

书中有一则逸事很有趣，小如先生讲他父亲吴玉如先生当年讲课时测试学生的文学智商，试卷有这样一道填空题：一叶落（ ）天下秋，填“而”字满分，填“知”字及格，填“地”字不及格。“而”是虚词，有想象空间；“知”是实词，太实了；“地”，叶子不落在地上还落在天上吗？太糟了，肯定不及格。这是这本书的额外赠品。在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的日子里，诗离我们是越来越近，还是越来越远？不必让所有人都做这个填空题，只是让我们自称的文化人填一下空即可，一叶知秋，便可测试出如今我们共有的文学智商、文学欣赏与接受程度的水平。

名家新作



古今至文多血泪

——获奖感言·答读者问

阎 纲

我的散文《孤魂无主》获奖，殊感意外。非常感谢，鞠躬！

我常说：“古今至文多血泪，散文尤甚。”不受感动不写，人云亦云不写，不能自由想象不写，散文“不找我”，不写。

牛汉说，散文是“诗的散步”，这话经典。凝练又洒脱，散漫又含蓄，骨子里有火，并非一味的软绵绵。

亲情最动人，例如，写母亲，名篇何其多也！自己流着泪写的，读者不一定流泪；连自己都不被感动的，读者当然无动于衷。

须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。你能忘记阿Q画圆圈、孙犁视《孙犁文集》为“我的骨灰盒”、吴冠中老两口暮年在楼下磨印章吗？所以我也常说：“艺术细节是魔鬼。”

难得一副好笔墨。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获冰心散文奖，林非先生向我祝贺，同时忠言相告：“最后一段多余。”中肯！未脱尽评论腔，这叫我伤心。笔头枯瘦，不水灵，急也没用。有时拉得很长，西人有言：你要存心折磨人，你就把话说尽。

我是见贤思齐，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有满意的。《孤魂无主》倾注了淡淡的又浓浓的感情，它获奖，我很高兴。

我受到鼓励，衷心感谢各位评委！

以上是我的获奖感言。随之，《北京文学》杂志又就我获奖，组织了答读者问，我整理如下：

一、祝贺阎老师荣获“第六届老舍散文奖”！《孤魂无主》名列本届获奖作品榜首，而您也是本届获奖作者中年龄最长者，似乎印证着一句老话：“姜还是老的辣”，您对此怎么看？

答：姜还是老的辣，人，未必，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。

作家也一样，火辣辣的诗文大多喷薄于年轻的狂飙时期。郭沫若二十七岁发表《凤凰涅槃》。鲁迅二十四岁发表《摩罗诗力说》，三十七岁开始“呐喊”，写出《狂人日记》和《孔乙己》。张天翼说，现代文学还在续写阿Q，我想，当代文学也还在续写孔乙己。我早就想写我儿时的孔乙己，但直到七八十岁的今天，才写出他的后代《孤魂无主》：

三伯死了，他的那个社会也死了，我原谅三伯了。他有他的活法：自食其力，与世无争，保有自我的一席自由的空间；也有安全感，莫谈国是，和孔乙己一样“从不拖欠”，你官府管不着，不担心“偷书不算偷”结果被人打折一条腿。

技巧倒是老练了些，但不够“飙”了。

本届获奖的作者中，那么多生气勃勃的年轻人，我很高兴！

作家的代表作大多出自青壮年，越老越难超越。

二、纵观小说和诗歌创作，年富力强的的年轻作者似乎更多、更好一些，那么散文创作是否年长者更有优势？

答：那倒是！我说过“散文是老年”，因为散文追忆、缅怀、恋土、怀旧、伤逝。按铁凝的说法，人类尚存惦念，所以人类有散文。惦念别人和被人惦念，都是美好的情愫。惦念，长者最擅此道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越活越明白，加之文笔老辣，所以受人喜爱，成为人生的一部活《春秋》。所以，比我们早觉悟二十多年的顾准，不承认“终极理想”，推崇“从诗到散文”——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”，很值得体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金的五卷本《随想录》出版，九十年代一批深谙世情的老作家张中行、季羡林、金克木等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，“老来尚有疏狂志，干戚犹能舞不休？”散文随笔大行其道。

然而，散文的骨子里有火，小伙子同样有刻骨铭心的社会体验。年轻人，火力壮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锐气十足，时有惊人的佳作问世，老作家不一定写得出来，例如张承志、史铁生、王小波等等。

三、像您这种年龄的，绝大多数人都在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，您却仍在孜孜不倦写作，不觉得写作苦吗？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？

答：的确很苦。我写散文是因为散文找我。母亲在悲苦的深渊里离世，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刻骨的反省之中，散文来叩门，我写了《我的母亲阎张氏》；女儿与死神坦然周旋，生离死别，那痛苦而镇定的神态令人灵魂战栗，我想她，散文又来叩门，我写了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。为了忘却心仪的英魂，我历时三年，写出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，掉了几斤肉。为了惦念，也为了忘却，更为了报恩，我时断时续，撰写《美丽的夭亡——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》，十二万字，历时七八个年头，又掉肉。已经皮包骨头了。

“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？”意味着既真、且善、又美的艺术自觉。李大钊，三十八；瞿秋白，三十六；德劭如鲁迅，五十五。我还活着。只要天假以年，我要用散文敬畏天地，用血泪浇灌苦参，一瓣心香，献给自己崇敬的那些人。

再重复一遍：“古今至文多血泪，散文尤甚。”

心香一瓣

勤俭歌

胡 健

朋友有个洋女婿，是个很上进的青年。他出身虽贫寒，却凭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大学，当上了电脑工程师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各样都好，只有一点，令老两口有些纠结。当老两口去国外看女儿和外孙的时候，发现女婿有些浪费。比如家里叫的披萨饼，只吃掉三分之一，还剩一大半，女婿就团吧团吧将剩余的饼扔进垃圾桶里。老两口当然不便说什么，只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还有一次，小外孙溜进卫生间玩手纸，拉着卷纸，一直跑到客厅，还把手纸绕在身上，转啊转的，嘎嘎地笑；女婿看到，索性就把整卷的手纸拿出来，一把一把地拉开，给孩子往身上缠，缠得像个小雪人，笑成一团。从此，去卫生间玩手纸就成为小外孙的常规游戏。看着每天扔在垃圾桶里的没用过的白花花的手纸，老两口自然也感到几分可惜。

想起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一次这老两口要扔些旧物，其中有一件过时的运动器械，让家里的小时工拿出去扔掉。可是小时工又把它带回来，说是还能用的东西，不该扔。你送给她，人家也不要。朋友说起这个事情，很感慨。人家小时工的处境就像他们老两口在女婿那里的处境一样，不是心疼钱，而是与朴素的习惯不符而已。

我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仍然非常多，就算城里人里，那些“40后”“50后”“60后”甚至“70后”，也大都经历过饥寒日子。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以艰苦朴素为荣，以勤俭建国为己任。记得那时有一首歌很流行，脍炙人口。《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》，一是因为歌曲有意义，循循善诱；二是因为歌词好记，曲调好听；三是因为女声小合唱的形式吸引人：一排穿着长裙的姑娘，把双手半握拳合抱在胸前，姿态婀娜，莺啼燕啭，立即风靡全国，用当时的语言形容就是，“传遍了大江南北”。

记得歌词是这样的：“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，离不了。哪怕是一寸钢，哎嗨，一粒米，一尺布一分钱，咱们都要用得巧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，不能一日烧！”

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”，从此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座右铭。一寸钢，尽管我小时候还没有概念，但是一粒米、一尺布和一分钱却是熟悉的。米，一个月没几斤，凡是吃米饭的时候，保证把碗里吃得光光的；布也不是想买多少买多少的，而要看发你的布票有多少，而且还要有足够的钱；所以钱就不用说了。老师说，和我们在同一所小学学习的毛主席的女儿，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。要想有力地说明问题，这就足够了。

后来翻了翻古今的外国歌曲，稍微有些名气的，却很少有歌唱勤俭的，估计是万分之一的比例。他们的歌曲里多的是对爱情、自由、劳动、英雄、战胜苦难、甚至富有的向往，倒是中国民歌里，满是对勤俭的劝诫以及对苦人儿的同情。看得出来这是我们中国人长期被迫在穷苦中生存所形成的结果吧。在《走西口》里，拉住不得不走西口的苦命哥哥的小女子；在《五哥放羊》里，“九月里来秋风凉，五哥放羊没衣裳，小妹妹有件花袄袄，改一改领口你里边穿上”的小妹妹，就是留在歌曲里的中国人民勤俭的代表。

近些日子，听说勤俭节约的中国人民在救助了非洲人民、亚洲人民之后，又要去救助穷困的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去了，想起那出身也曾贫寒的外国女婿，想到那块被扔掉的剩了三分之二的披萨饼，算了算，中国人民的钱，会不会也被扔掉三分之二这么多呢？

世象杂谈



有兔爱爱（国画）

赵 疆 绘

地灵人杰

——写在冯其庸学术馆开馆之日

吕启祥

江苏无锡前洲镇是冯其庸先生的故乡，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，前洲锦绣园南侧的冯其庸学术馆迎来了开馆庆典，对于其庸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无锡前洲的文化建设而言，这是一个重大的、历史性的日子；进而言之，这其实是一个学人的节日、乡邦的福祉。

强大“气场”

来到前洲，给予我最为突出的强烈的感受是被一个强大的“气场”所笼罩。和以往参加过的各种学术文化集会不同，此次与会者来自广阔的不同的界别：有学界包括国学界、敦煌学界、红学界、文学界、史学界，有教育界、出版界、文博界，有美术界、书法界、摄影界、戏剧界，还有佛教界，更有新疆军分区原政委和地方企业家等。以年龄论，有长于其庸先生的沪上九十二岁老画家，有八十开外的先生老友，更多的是七十开外和六十上下受教、受惠于先生的学人，还有更为年轻的先生倾力培养的青年艺术家和助手，最小的不到三十岁。他们都是先生在各个领域、不同阶段治学研艺所交往、共事、结缘的人。作为资深学者，先生周遭集结了一批学人自不待言；作为诗人和艺术家，又吸引了众多造诣深湛的艺术才俊；尤为难得的是先生发宏愿、重践行，师法玄奘、首倡西部之学，因而又有了佛缘，为宗教界所推重；西行考察得到了驻疆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因而又与新疆的朋友情深谊长。

总之，与会人士此种景象，生动地反映了先生治学为人的博大宏阔。发自先生的精神力量，如同一种磁力、凝聚力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“气场”。

根深叶茂

故乡是一个人的出生成长之地，名人巨擘亦不例外。我辈认识其庸先生是在京城，在他中年以后，常常惊异于他超常的工作强度和开阔的事业胸襟。他读书写作总到深夜以至凌晨，探索求真无不勇践亲历。这种意志品格是怎样养成的，根源何在？读过他的《瓜饭集》会有所领悟，到过无锡家乡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体认。

无锡惠山地处太湖之滨，水乡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传统孕育出无数名人贤士。冯先生自幼家境贫困又遭逢战乱。十岁起就在前洲的水稻田里干庄稼活，长达十年的繁重艰苦的劳动磨练出他吃苦耐劳、坚忍不拔的意志，失学之苦和读书之乐激发起他锲而不舍的自学精神，青黄不接以南瓜充饥的苦难岁月使他刻骨铭心。日本侵略军进村亲人惨死、自己差一点被鬼子的刺刀尖挑中的经历铸就了他的国恨家仇。这少年时代的一切深深地烙印在心底，成为思想品性的基调和底色。从这里出发，于而立之年来到北京，又以北京为中心，教书问学，调查考察，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、名城小邑，以至于大漠冰川；还因讲学访问远赴欧美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故乡永远是起点；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，故乡的印记永远不会消退。

在离开故乡的漫长岁月里，游子和故乡都在成长、在变化，是一种相互牵念、相互促进的关系。几十年来，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先生说起家乡的巨变，并且强调家乡的富裕是集体富裕，共同富裕。他由衷感到欣慰，受到鼓舞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前洲镇就是江苏省第一个亿元镇，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就诞生在惠山区。九十年代之初，《红楼梦学刊》在扬州开编委会，会后，我们一行跟着冯先生到他的老家无锡前洲，参观了很有规模的乡镇企业的气流纺纱车间，宾馆也盖得很漂亮，更不用说待客的热诚丰盛。当地的繁荣富裕令我深感惊喜。就在这一次，前洲要造园林，是为中国乡镇第一园，冯先生为其题“锦绣园”，勒石置于园中。如今二十多年过去，前洲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工业早已升级换代，地方的经济实力和环境质量大幅提升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依托，才能以新思路大投入建造学术馆。

与家乡的飞速发展同步，新时期三十多年正是先生学术成果累累，领域不断拓展，影响日益深广的时期。学术馆序厅，高屋建瓴，为馆主成就之概貌。第二展厅“艰难学程”、第三展厅“翰墨余香”、第四展厅“瀚海孤征”中展出的包括红学、古代文学史、中国文化史、戏曲史、艺术史、考古学、文物学、西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著作、手稿、书画、摄影等成套、成系列的展品，无不直观、形象、全方位地展示出先生集学问家、诗人、书画家于一身的风采，体现出“纵横百万里，上下五千年”的气概。犹如一棵大树，已经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。

回馈故乡

乡土孕育杰出人物，故云“地灵人杰”；翻转来说“人杰地灵”，杰出人物回报故乡，使乡土更添灵气光彩。这是真情的、良性的互动。长久以来，其庸先生就想以自己毕生心血智慧凝集的成果，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点实事。此番，为学术馆捐赠了全部展品四百余件，可以说实现了这一夙愿。除了上文所述作为学术馆主体的第二、三、四展厅中的全套著述、部分手稿、书信、藏书及八十余幅书画代表作品和西部摄影精选外，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第五展厅的展品。

这是先生的个人收藏，取名“佛缘遗迹”。其中包括重达五吨多的二十八件石刻精品，涵盖汉、北魏、唐、宋、明各代的画像石、佛造像等，还有各类文物数十件，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。先生雅好收藏，由来已久，于此笔者属于外行，但有件往事印象颇深，约在八十年代末先生尚居张自忠路铁一号人大宿舍之时，一天我因事去先生家中，恰巧常州博物馆馆长来访，他察看周遭到处塞得满满的屋子说，“你的收藏抵得上我们一个小城市的博物馆”。试想，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先生的藏品不知丰富了多少，其中浸润着他搜求的心血、识辨的眼光、艺术的赏鉴，更不必说花费的钱财了。如今择其上品捐赠给了学术馆，无论如何是对家乡人民的无私馈赠，值得格外珍视和保护传承。其实，冯先生本人的手稿、书信、个人物品，同样具有收藏保存价值。对于学术馆而言，所有展品的精神价值、对后人的教育意义，不是金钱和物质所能估量的。

先生所回馈给故乡的，不只是学术馆的展品内容，其载体即学术馆的建筑何尝不是一件可圈可点的艺术品。这里所说的学术馆的建筑包括外观、结构和内部的格局及布展。远远看去，学术馆是一座方正的灰白色两层小楼，外墙悬浮在空中，内有庭院，外有广场；进到里面，隔而不断，虚而不空。实用面积两千二百平方米，总体上力求寓传统元素于现代建筑之中。凡是看过学术馆的，不论是行家里手还是普通观众，无不赞叹她既大气又雅致、既平朴又考究、既古典又现代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，当然同前洲的一流设计、反复论证、精心布展紧密相关；而冯先生本人始终关注，每一环节都亲自过问，投入了大量心血。这使我想起先生的行事风格：胸有全局，注重细节，极度认真，亲力亲为。过往许多著述，常常连装帧设计都亲自动手，大型集成之作《瓜饭楼丛稿》三十五卷册，由内到外，校看订讹，反反复复，不知凡几。面前这座学术馆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“馆如其人”，既平朴大气又不遗细节，正是先生本人的风范。

最后，落到当下的开馆庆典上，用“隆重、热烈、朴实”六字可以概括。言其隆重，是经历了三年从奠基、建设到落成、布展的扎实工作，万事俱备，郑重选择了这个日子；所有嘉宾请柬，全经先生亲自书写后郑重发送。言其热烈，是前洲的乡亲从干部到群众同三百余来宾一起，聚集馆前广场，前洲中心小学经典吟诵班学生列队诵读经典，书声朗朗，锣鼓齐鸣，如同盛大的节日。言其朴实，是打掉官气，免除俗套，仪式简约，台上不设座位，发言者依次上下。先生本人最后讲话约二十分钟，感情真挚，思维清晰。他是前洲之子，长河思源，大树有根。这是整个庆典的点睛之笔。

前洲出了冯其庸，建了学术馆，各方人士才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。真可谓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。像这样高规格的文化集会，在前洲恐怕是空前的。因此，庆典本身也是先生对家乡的一份回报。

末了，借前人之句收结此文：

书香满桑梓，德泽被后贤。

凭海临风